

听水河边的文学大树

景平

大巴车在一条从蒲县城伸出35公里的公路上停下,步行过一个右转弯,走进一截不长的村巷,就来到了西戎故居——位于蒲县西坡村的西戎文学纪念馆。

一棵浓荫如云的老槐树,一片民居围成的空间,一盘老旧的农家石碾,像碾过无数岁月,已陈设为一种村景。迎面一堵崭新的青砖长墙,刻着《吕梁英雄传》的浮雕群像,树立起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丰碑。

故居当然是新修缮了的,却镌刻着过去的故事。

故居里到处都是书,西戎写的书,写西戎的书;也到处都是书法作品,西戎写的书法、写给西戎的书法。100年前,这里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;100年后,这里成了一座满屋书香文学故居。

在西戎文学纪念馆,我看到了一位作家的起步。

当年,一个名为席诚正的孩子,在西坡村听到“卢沟桥事变”的炮火,也听到“蒲县来了红军”的消息,便跑进城里看新鲜。在那里,他第一次看见红军,也从心底萌发了抗战的种子、文学的种子。这个孩子从西坡出发,走进吕梁剧社,走向枪林弹雨,走过天竺黄河,走到了延安。这个从“西坡”走出的“戎戈”席诚正,以笔为枪,执笔作旗,第一次以“西戎”的笔名发表了小说处女作《我掉了队后》,第一次与马烽合作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吕梁英雄传》,与马烽、李束为、孙谦、胡正一起,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“文坛五战友”的历程。

在西戎文学纪念馆,我寻找到一个文学的细节。

当年,“山药蛋派”“文坛五战友”马烽、西戎、李束为、孙谦、胡正从延安返回晋西北根据地,晋西北抗联文化部部长亚马对这帮仅有浓厚兴趣但还幼稚的年轻人,非但不嫌弃,还愉快地把他们接收下来,并使他们明白,作为文艺工作者,只有无条件深入斗争生活这唯一的创作源泉中,才能写出反映时代的好作品。之后,西戎、卢梦、孙谦、常功写出了大型话剧《王德锁减租》,马烽、西戎写出了《吕梁英雄传》,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。这位笔名“亚马”的李汝山,是我的故乡阳泉平定下盘石走出的现代文化名人。亚马的父亲曾把三个儿子、三个儿媳送到抗战的疆场,新中国成立后,这三个儿子都成为这个村庄让人引以为傲的人物。我父亲为此撰写的《亚马传略》里记载,亚马曾经是中国“文坛五战友”的创作向导和文学领导,我对这个事情有所了解但并不深悉。走进西戎文学纪念馆,我终于找到了这段历史的又一个印证。

在西戎文学纪念馆,我觉得一种文学的绿意。

在纪念馆里,我看到西戎出席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的照片,看到他和老作家们获“人民作家”荣誉的照片。30年前,我作为记者采访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会议,西戎作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,在讨论《山西省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》立法时,力主尽快治理汾河。他说,过去我们唱的是“人说山西好风光”“汾河流域水哗啦啦”,而今我们看的是岸上烟尘滚滚,岸下污水汨汨,我们还能唱出曾经优美的歌吗?之后,我作为山西环境文学组织者走进山西“人民作家”授予现场,请“人民作家”为环境文学题词,马烽、西戎、孙谦、胡正在宣纸上写下了“爱护环境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”的题词,并一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也就是在这次签名题词之前,我见到了应邀出席“文坛五战友”创作50周年座谈会的亚马。亚马曾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、文化部电影局局长。我向亚马说了请山西老作家题词的事,他说,环境保护是个大事情,环境文学是个好事情……在西戎文学纪念馆,我看到亚马和老作家的合影。可惜,我们请老作家题词的时候,没有留下任何照片。

其实,在老作家的文学历程里,是不乏这样的文学绿意的。“山药蛋派”犹如“山药蛋”,是生长在土地上的作物。“山药蛋派”作家的作品,是生长在农民与土地关系之上的文学,是生长在人与自然关系之上的文学。无论作家把土地作为文学的主体对象叙述,还是把自然作为作品的背景对象抒写,自然和土地本就蕴蓄一种淳朴的意味和温馨的情感。而且,“山药蛋派”老作家在走入晚晴的时候,无一例外地关注和关心了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,在苍茫的文学之旅中画上了一笔反思、忧患和期望的绿色。当这代老作家渐渐离开他们爱着、写着的土地与山河之后,这片土地与这片山河的改变,其结果也深深隐含了老作家曾经的反思、忧患和期望。

西戎文学纪念馆立着的老槐树,是否是一种写意?

我看到,老槐树过去,是一棵挨一棵的树;那些树过去,是一片挨一片的绿植;绿植之外,是一田挨一田,一丘挨一丘,一山挨一山的绿意。小村嵌在绿意中,古镇嵌在绿意中,那绿意里,应该蕴含了山野草木寄予的希冀。

听水河就从这绿意中流过,应该也曾流淌过少年西戎的足迹。作为黄河的支流,听水河也像汾河、沁河一样,载着清冽的水,涌向了黄河。尽管曾经污染过,也曾经干涸过,但清流,也应饱含了小河大河本真的夙愿。

文学的河流,也是如何?

听水河、汾河、沁河、黄河……都在历史和现实里流淌。历史规定着河流,现实又改变着河流。

离开了西戎文学纪念馆,我觉得,长长的思绪留在了那里。

风景独好涧河春

曹文进



涧河公园风光(作者供图)

蓝天白云下的娄烦县城山水相依,一脉清流自西向东从城中缓缓流过,宛如一块狭长的碧玉,将县城自然隔成缤纷的两带长条。千百年以来,这条涧河吸纳娄烦西南两川充沛的水流,深情地穿越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大地,投入滔滔汾河的宽广怀抱。

涧河,本名监河,明《永乐大典》载:“监河在本县南一百五十里娄烦镇南岭,其源自自独石河村,流至娄烦城南合入汾河。”

坐落在北岸的涧河公园总面积11.7公顷,长达

2630米,八一桥、丽泽桥、涧河桥、鸿业桥,将公园分成四大片区。公园为娄烦新城扮靓了容颜,也成为当地市民散步健身、休闲娱乐的绝佳之地。

迎着晨曦,从最西边的八一桥下行,步入涧河公园最大的广场——娄烦县双拥主题公园。刚出了正月,广场北口寓意“龙腾盛世”的新春拱形金龙依然盘卧而立,活龙活现,一阵欢快的乐曲飘来,放眼望去,龙灯前,跳广场舞的群众翩翩起舞。

沿堤岸石道东向慢跑,不觉中,丽泽桥徐徐拉近,桥中部挺起的双头红色花雕造型,在初日下异常耀眼。桥底流水潺潺,以“活力娄烦”为主题的滨水平台上,两个孩童正在嬉戏追逐,脚下是悬空透明的钢化玻璃步道,河底一览无余,一个年轻女孩蹑手蹑脚慢慢走过。平台连接着的万花筒主题雕塑,足有两人多高,直立而呈棕色镂空状,体现出“活力乐港”的独特创意。

穿过丽泽桥继续东行,老年门球场上,彩球穿梭,翎羽飞舞,踢传自如,兴之所至,人们不时发出喝彩声。

锦绣太原·公园篇(41)



我这条龙来自何方

崔俊俊

龙的形象从小便潜移默化地呈现在我的记忆里,仔细追溯却又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开始的。若有一个答案,那便是属相。我是戊辰龙年出生,已经36岁了。都说本命年要穿红色,辟邪。我虽然不信这些,但也自觉去买了红内衣、红袜子穿。我觉得,尊重传统、享受文化本身,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

小时候,自己往往在会以属龙引以为豪。人们都知道自然界里并不存在龙,但又都知道道。龙,刻在我们的文化里,记忆里,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,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,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。从开始会思考这个世界的一些问题,寻求一些“为什么”的时候,自然有人告诉我一些他们认知里的答案,再加上看到与听到的一些故事,龙的形象便慢慢在脑海里生根发芽、自然生长。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,离不开龙战胜妖怪的故事——龙,就是我小时候心目中正义的、勇敢的、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英雄。

除了一些具体的龙,我们还会赋予大自然景观一些龙的神性。我的老家在中条山深处,村口有一个叫“二龙戏珠”的地方,北边一个山头,南边一个山头,背后都是连绵的山峰,像是两条巨龙,中间因河流通冲刷剩下一个“矮山”,像是一颗宝珠。整个村庄被这两条“巨龙”环绕,北边的“巨龙”多是一些土山,称之为“火龙”;南边的“巨龙”多是一些石山,并在龙首位置有山泉不断涌出,称之为“水龙”。每年春节期间的社火表演,舞龙最热闹,都要从村口“二龙戏珠”的地方开始,一路舞龙到村里。

说到大自然里龙的形象,还得提到晋城市沁源县北边的沁河,从卫星图上看,从北边的马壁乡一直到南边的郑庄镇,延伸13公里的沁河在这里形成一条张牙舞爪、盘踞蜿蜒的巨龙形象,每每看到,都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各个时代龙的形象和寓意,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,作为一名早期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,我的脑海里总能浮现出一件件不同时期、不同文化中龙的形象,一件件文物承载着各个时代不同龙的形

象,承载着不同时代人们对美好的向往。考古发现,在距今约8000年的辽宁查海遗址发现长达20余米的龙形石堆塑,当然最著名的还属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000多年的龙虎蚌塑,2021年在南京薛城遗址发现距今5000多年的蚌壳堆塑的龙,这些早期龙的遗迹多与葬俗或祭祀相关,而龙的形象更接近于鳄鱼。据李零先生研究,早期龙的形象是模仿鳄鱼、蜥蜴、蛇等爬行动物,动物考古在距今8000多年的遗址中就发现有鳄鱼、蛇等动物的骨骼,在仰韶文化彩陶中还发现有蜥蜴图案。这些零散的线索表明早期龙的形象是古人适应自然,借助鳄鱼的凶猛形象,呼应自然神力的一种文化体现。

出土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红山文化“C”型玉龙、陶寺文化彩绘龙盘。这些龙的早期形象多与蛇相近,多呈卷曲状,有明显的角。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著名的绿松石龙、龙形牌饰以及陶器表面刻划或堆塑的龙,让龙的形象开始增多。最近在中条山南麓平顺县良庄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,也发现有蛇或龙的形象,与二里头遗址接近,这些龙的形象与蛇接近,多呈展开爬形状,以大量绿松石堆塑出龙的形象,表明龙与神权或王权的关系密切起来。

商周时期龙的形象增多,并逐渐固定下来,成为礼器的基本元素。在河南殷墟妇好墓发现有卷曲的玉龙;山西楼县出土的商代龙形觥,整体呈龙首形,器身还装饰有鳄鱼及夔龙的图案;陕西海家村出土的一件西周时期龙尊,已与我们现在在龙的形象接近。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,表面多装饰有细密繁复的蟠螭、夔龙、蟠虺纹。在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的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一件蟠龙纹鼓座,由3条蟠龙相互缠绕盘绕而成,器身满饰细密的蟠螭纹,结构精巧、沉稳厚重,是晋国高超青铜艺术的杰作。

汉代龙的形象以马王堆汉墓帛画为代表,已是腾云驾雾、飞龙升天的形象,南宋时期画家陈容所绘的“所翁龙”基本已与后世龙的形象无异,成为后世龙形象的摹本,传承至今。从考古发现看龙的形象在演变,每个时代龙的形象虽有不同,但延续变化的轨迹是基本清晰的。今天,虽不能深入解答各个时代龙文化所代表的时代内涵,但延续至今,龙的形象已根深蒂固,所代表的文化寓意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符号。

(作者生于1988年,属龙。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。)

加快脚步东行百十米,走过县城主干道涧河大桥,来到了“全民健康活动中心”。这里北靠涧河北街,毗邻县总工会、县图书馆和文化馆,是涧河公园的核心,又名劳动主题公园。呈八字形布局的浮雕文化墙上,雕刻着娄烦历史名人、古今传说故事,展示出娄烦古国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内涵。广场上六根石柱环绕着一个圆形喷泉池,中间是古代“日晷”雕刻,底座是娄烦现存古文物的浮雕,周围六根石柱典雅庄重,两人刚好合抱,石柱上分别刻有“云顶山风光”“汾河水库景观”“石峡温泉”“龙和晚霞”等娄烦六大景观,北部路边围栏中是二十四孝图平面浮雕。清晨、傍晚,大型电子屏下,人们在这里健身、散步、跳舞、歌唱。涧河大桥东西河面,对称安装有几组喷泉,每年春夏之际都会定时上演喷泉秀。大型喷泉随着高亢的乐曲,激起几十米高的白色水柱,蔚为壮观,周围的喷泉随着优雅的音乐旋律变幻出迷人的造型。涧水欢歌,银珠飞溅,荡漾堤岸,滴洒人面,引得游人驻足观赏。

石柱广场上热闹非凡:东边是太极功剑秀,西边有广场舞方阵,中间穿插着几组打板羽的青年;步道上,不时闪过滑冰的儿童,飞快掠过凉亭下看书早读的学生;携手低语的情侣,逗哄幼孙的老妇,以及推着轮椅缓缓走过的父子,宛如一幅温馨人生画卷……

跨过涧河桥东,临近鸿业大桥不远处有个小广场,是青少年教育基地,广场北部,革命先驱高君宇雕像巍然屹立。他手持书卷,凝视着对面涧河南岸的娄烦中学,仿佛在召唤莘莘学子立志成才、报效祖国。两块大型石碑东西相置,正面分别雕刻着《娄烦赋》和《娄烦蒙学四维千字铭》,背面是《三字经》和《长征诗》,各级党团组织、学校师生常来此学习留影。

不紧不慢环行公园一圈,折返小憩,手机微信运动已近万步。沿岸步道上早起晨练者甚多,或独行慢跑,或结伴同行,直播的、遛狗的、学唱的、闲聊的,各自为阵,互不干扰。

涧河公园夜景同样令人陶醉。晚霞沐浴下的涧河,残阳铺水,南山矗立的楼群倒映水中,渐落的夕阳落在树梢,公园树木、堤岸河道顿时笼罩在绯红的唯美意境中,如梦如幻。连接涧河两岸的几座桥上,不同的花瓣霓虹不停地闪烁变幻,涧河桥两侧的大幅LED屏播放着娄烦乡村振兴的新画卷。春风荡漾,涧河声控喷泉演绎出美丽的七彩图案,五色灯带勾勒出公园亭台的情影,文化墙和雕栏石柱在灯光照射下折射出神秘的色泽,诉说着古老娄烦灿烂的文明史。

站在涧河大桥上抬头南望,南山森林公园顶“山水娄烦”四个LED红色大字变幻着底色图案,南山上太阳能节能灯星星点点地闪烁着。华灯初上,涧河公园沿岸小区,家家灯火次第点亮,娄烦成了吕梁山的不夜城。

霓虹山水秀,北国江南春。

老家的院子里长着一棵杏树。据母亲讲,这棵杏树有50多年的树龄了,是当年母亲带着我哥哥参加集体劳动时,在麦田里发现的一棵小白树苗,移植到院子里的。这棵杏树虽不十分高大,却长得很精神,圆圆的树冠没有经过人工修剪,自然天成地像一把撑开的雨伞。树干深红,树叶墨绿,亭亭玉立在院子中间。

母亲在世时,每年清明过后,总会将杏树下接近树根的部分松土,隔三岔五地还会浇点水。在离树根约一米远的地方,围着树身挖一个圈,在土沟内放点鸡粪或羊粪,给杏树增加点肥力。母亲说,只有杏树吃好喝好了,才能回报我们好的果实。说来也怪,村子里有杏树的人家无一户,每到四月份杏花开放的时候,别人家的杏树还含苞时,我家院子里的杏树已经是怒放了。我家的杏花总是开得最艳丽,芬芳的杏花给整个院子带来春的喜悦。这时候,母亲就会自豪地告诉人们,树和人一样,吃好喝好才能血液充足,长得结实。母亲的话,听来朴素自然,却道出了真理:人勤果丰,天道酬勤。

杏花刚开时呈粉白色,朵朵小花挂满树枝,十分好看,自然掉落的花瓣飘散在地上,像在院子中铺了一块花色的地毯。也不知是在哪个晚上发生的变化,粉白色的杏花变成了翠绿色的小杏,小杏上还挂着已经凋谢但未凋落的残花。毛茸茸的小杏,像刚出生的小鸟爬满了树枝,藏在杏叶之中甚是隐蔽。母亲告诉我,这是杏树妈妈怕小杏儿受到鸟的啄食,把小杏藏在了怀抱里。难道杏树也和人类一样,朴素的母爱总是会在孩子面前真情流露?

不知又过了多少天,树叶的缝隙处露出了星星点点的黄色,小杏儿羞羞地露出了黄绒绒的脸蛋。又隔了几天,小杏儿绿黄相间的脸上又画上了些红晕。和润的风儿好像在故意挑选含羞的杏儿,树叶刚将杏儿遮住,风儿就用它那不安分的手掀开树叶,露出杏儿那黄中带红的面庞,像极情窦初开的女儿童。这时母亲便会把街坊四邻的孩子请到家里吃“入园杏”,杏儿色泽漂亮,酥脆可口,孩子们总是在嬉笑中蹦跳着欢快归去。

除了请小朋友们吃杏外,母亲还会时不时摘一些成熟的杏,带到村中大街上,到老太太们聊天的地方,给每个人分发吃上几颗。母亲种出的杏好吃,是村里人公认的。

夏天吃完杏,秋风吹过,杏叶也由绿变黄,飘落下来。母亲用笤帚将树叶扫到一起,晒干后喂羊。吃了杏树叶的羊儿,毛色光亮,肉质鲜嫩,过年时宰一只,端个大碗盛上羊杂,送给周边的邻居们。那鲜美的羊汤味儿几乎要飘满整个村庄。人人都夸母亲的厨艺好,人人都夸我家的羊杂香。

母亲是三年多前在她96岁时去世的。母亲去世后,老家院门紧锁,铁将军把门,也无人再打理这棵杏树。之后,浇灌不上水肥的杏树慢慢有点枯黄,像失去母亲无人照顾的孩子,黯淡无光。去年春天,杏树像大病了一场,树枝上只零星挂了几个果。不知道是它在想念母亲,还是母亲在想念它,去年秋天它也跟着母亲走了。

好久没回老家,前几天因为一位朋友的孩子结婚,顺便回去看了看。打开院门,走进院中,望着空荡荡的院落,我久久伫立,思绪万千,不知是思念杏树,还是在怀念母亲。

母亲与杏树

赵贵全



西戎故居(作者供图)